

劳动,诗和远方

□犁夫

阳光，敲开了久闭的心扉
欣喜在晨曦中荡漾
瓦刀和砖头在手里舞蹈
烈日和风雨相和
我的理想在滴落的汗水里
大声歌唱
西院王大娘是他一个拐弯儿亲家，走在宽阔的马路
用眼光去抚摸每一寸路基
轰鸣的机声
扫过担当的桥梁
劳动的号子
不时地从记忆里冒出一句一句
都在提醒老茧的奖赏
那些叮嘱和惦念
都在梦里回访
延伸而去的路
铺就了我的诗和远方

哦
播撒着诗意的种子
在父辈耕耘过的田垄里
还在一次次拓荒
哦
仰视着命运的高峰
在荆棘丛生的悬崖
还在攀援欲罢不能的希望
哦
紧紧握住初心
把誓言播进土地
让始终之花绚丽绽放
哦
在汗珠滚落的瞬间
我真的畅快无比
那是心与梦想的滥觞

我的眼睛
穿越一次次激动
在泪水的涌动里
收藏感激的万道霞光
那块黑板就是我的土地
我在无字碑上
刻写我生命的辉煌
那条五谷拔节的田垄
就是我葱茏的梦
我用磨出血泡的手扶着犁杖
那杆闪光的枪刺
就是我的岗哨
我的生命正在握紧钢枪
那小小的书包
盛着我的欢乐
我每天都在知识的海岸徜徉
那飞转的机床
就是我的基地
我在车刀里创新设想
那台电脑
就是我情窦初开的探索
我的每一分好奇都检索着互联网

哦
一声声叫卖
一句句问候
都让我的感情驻足
一张张车票
一次次泪光
都在送别我梦想的远航
哦
我是一针一针的缝纫
我是一声一声的歌唱
我是一垄一垄的庄稼
我是一次一次的计量
在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里
都有汗水的芳香

哦
我的梦啊
在劳动中
抒写诗和远方

□九歌

大马勺是屯子里摆席掌勺的。小个儿，像个瘦猴儿，离人们心里的厨师，肥头大耳脖颈子流油式的人物偏差太远。

西院王大娘是他一个拐弯儿亲家，见他跳马猴似的忙活，取笑他“二伙萝卜球蛋蛋，咋没长开呢。”大马勺也不急，干着手里的活儿“头伙萝卜能长开？撒砖堆上看看。”

“种高粱出谷子，杆儿细呀！”冯小六腻缝儿。

“下差种儿，你咋不说下差种儿了呢。”王大娘拍打着手里的簸箕。

大马勺撩水磨刀，刀锋对着面门虚着眼儿瞅“踏实卧着啊，磨完了，挨个儿抹，笋鸡上不了架。”

二哥娶亲，大马勺和刘铁嘴儿，一个帮衬做菜，一个落头忙。

办事头两天请他俩，母亲炒几个菜，烫上酒，父亲陪着。新媳妇娘家那头来几挂车，男客多少，女客多少，刘铁嘴儿听了，仰脖干了盅酒，抹嘴巴：“好说，包我身上，等着当老公公吧。”“那是，那是，仰仗你了，正日儿交杈了啊，他叔。”侧过身父亲又和大马勺交代摆多少席做多少菜。“去，撕扁儿纸，蘸摸个笔头儿，划拉菜单子。”我正蹲地上烧水，大马勺用脚尖儿挑了挑我的屁股。

第二天，安排好杀猪的之后，父亲领我奔了景星街菜园子。卖菜的老张头引着我们爷儿俩走进暖棚，按单拿菜过了秤。从棚梁上拽下镰刀，割几刀韭菜，薅几把水萝卜塞到筐里。父亲推让，老张头佯装生气“你看，给就拿着，办事人多，过油、下夜，不吃个啥的，省得奔大堆儿抓。”

我和父亲过响到的家，刘铁嘴儿把掌勺的、烧火的、做饭的、端盘子的都喊齐了，事情头上，办事的东家镰刀头弋横快也白快，离开这帮人——自己刀割不了自己的把儿。

日头冒嘴儿，送亲的两挂大马车到了，缠着红布缨的大鞭叭叭山响，车老板子也罩了干净褂子，马喷着白鼻儿，没等鞭炮全炸完，迎亲的就迫不及待地往大车跟前凑，鞭炮扬起的蓝烟里接暖壶的，端洗脸盆的，棚大镜子的，拥着披红挂彩的二哥二嫂进了屋。

进屋坐福，红布裹着的斧子塞进被褥，新人坐一坐。坐了福，二嫂下地给客人点烟。

条桌摆上，炕桌拼上，四仙抱角儿，八仙捉对儿，八仙桌子盖井口——随得方就得圆。桌子是从东西两院前后街临时借的，带着各家的饭味菜汤水儿。

盯着仪程走得差不离，刘铁嘴儿冲掌勺的嚷“开~席~~”悠悠扬扬一声，大马勺手里的家伙叮当一敲算是回应。

“油着，慢回身~~”，方盘手一亮嗓，四六八碟摆上桌。

摆桌是个技术活，好的方盘手，一边走菜一边摆，菜盘端正，不偏不倚不压，后菜摆前菜，桌面干净不流不淌。盅盘碟碗是落忙的满大街借来的，大小不一杂花样儿，张家的，王家的，李家的，赵家的，肩儿挨肩儿，脸儿对脸儿，人见天磕头碰脸，遇到事儿，盘子们也能凑到一个桌上。

煎炒烹炸，熘油余炖，大人的寒暄，孩子的跑闹，主家的喜急，宾客的祝福，热热闹闹一起炫了，喧闹的上边

是锅灶上飘起带着香味儿的白烟，白烟的上头，长生天空濛地罩着，罩着这属于人间贫俗小民难得的喜乐。

鸡是整鸡，鸡冠鸡尖鸡两胸，鸡翅鸡爪鸡五脏，特制的木头盘子盛着，垫白菜叶，不漏油。清蒸白条鸡压在桌心，成了压桌菜。桌长不发话不能吃，年老的不动筷不能吃，不到最后不能吃。

□路来森

古色古香，我弃“古香”，而留“古色”。我喜欢“古色”，喜欢“古色”中，那种内蕴的厚重、深沉，和散溢着的温暖情调。

曾经的日子，在一种色彩中流动、映现；曾经的情感，在一种色彩中贮存、酝酿。随着时间的堆积，古色，不仅不会淡薄、隐去，而且，还会愈加丰腴、饱满。

梁实秋在《旧》一文中，写他们家一对相传的文玩胡桃：“我有胡桃一对，祖父常常放在手中揉动，噙咯噙咯地作响，后来又在我父亲手中揉动，也噙咯噙咯地响了几十年，圆滑红润，有如玉髓，真是先人手泽，现在轮到我的手噙咯噙咯地响了。”

“圆滑红润，有如玉髓”，这正是“古色”的一种呈现，何以会如此？只因这里面，有祖孙三代的时间堆叠，有祖孙三代把玩的手泽所在，更可能有的，是祖孙三代把玩时的所思所想，情志所在。

我的祖母，生前，曾拄过一根酸枣木拐杖，使用近二十年，二十年不算长，但对于一根陪伴祖母晚年的酸枣木拐杖来说，已是够“古”了。拐杖的‘柱头’，祖母手握处，已然包浆层层，色泽酱红，表面润滑，散发着油亮的光色。

如今，那根拐杖，就挂在我的书房内。每次，于闲暇时，把玩那根拐杖，

不散的筵席

是锅灶上飘起带着香味儿的白烟，白烟的上头，长生天空濛地罩着，罩着这属于人间贫俗小民难得的喜乐。

鸡是整鸡，鸡冠鸡尖鸡两胸，鸡翅鸡爪鸡五脏，特制的木头盘子盛着，垫白菜叶，不漏油。清蒸白条鸡压在桌心，成了压桌菜。桌长不发话不能吃，年老的不动筷不能吃，不到最后不能吃。

鱼是整鱼，全须全尾，勾芡淋汤，红烧鲤鱼一翻身，成了浇汁鱼。也盛在特制的长条木头盘子里，垫白菜叶，裹着汤上桌。

狮子头不叫狮子头，叫肉丸子。汆丸子，炸丸子，四喜丸子。四喜丸子哪够啊，一桌坐严大小八位。丸子出锅，掌勺的拿筷子中间来一下，大小不管，人人有份儿就得。丸子馅赶上啥算啥，遇上材料不足，豆腐渣芡粉面子，倒油转和，炸出来一模样。

红烧肉不叫红烧肉，叫老虎肉。透着油汪解馋与霸气。

汆丸子，老虎肉，盛碗，连汤带肉端上来，撬起一块，塞嘴里，狼吞虎咽，刚想咂摸一下味儿，被下边的馋虫逮了去。丸子哪舍得吃呢，掬兜里摸手绢，褶褶巴巴包起来，带回家给老小儿。

菜上齐了，刘铁嘴儿凑上席面伺候娘家客人“菜齐了，慢用。”娘家这头代东的起身打赏“东家有赏，双报四十。”收了赏钱，刘铁嘴儿这边又知候“厨房赏菜了啊！”大马勺心领神会，材料早已预备好，过油炸馍和挂浆苹果，既显自家手艺，也补东家面子。

瞧瞧吃喝差不多，娘家送亲代东起身张罗“差不多了啊，酒量大的后手高点儿。”

娘家客人下桌，难免不观照一下新姑爷，叮嘱几句新娘子。拉手挽腕热络客套，亲戚坐定了，肚里满了油水，送亲任务圆满完成。这边送着娘家客人，那边婆家客人坐严了席。

坐席赛过小年节。女客这桌，刚开始还都宾着，没话搭拉话。后院的大侄媳妇领个半大小子，肥头大嘴一胖胡噜。上来一盘空一盘，比檐上的雪化得还快。说话耽误肚子，女人们都放弃了说笑，闷着头紧吃。父亲杵在桌边，喊大马勺，哪个菜充足，赶紧添点儿，盆干碗净，让人笑话。

男客桌上不能缺酒。酒是屯西头烧锅出的。汤余了的酒壶，一敞口，曲子味儿打鼻子冲，到嗓子里有些呛，刚出锅，没困的酒，生性劲还没过，干噎。

酒是人话的肥田粉，几口入肚，话顺嗓子眼儿往外挤出着长。喝酒人话多拉长谈，有人借着酒劲开始撩闲。正好大马勺趁换席的空当，背着手凑各桌客气。“菜咋样啊，可口不？”挺好，挺好，手艺不赖。“客气是幌子，显摆身份是真。大马勺嘴还没等合上，隔桌有人觑着他往自己的桌上来，拿筷子假装上菜盘里扒拉两下，边扒拉边叨咕：“鸡腰子哪去了，鸡腰子哪去了。”边上人心领神会，附言“那还能哪去，厨子空嘴吃了，补~~。”大马勺听了也不急，两眼眯缝着回上一两句“赶紧，赶紧地，吃完下去给下悠倒地方。”大伙听了，敛了笑声，紧喝几盅，拍屁股下桌，捋肚皮打着饱嗝，走人。

回勺是大马勺的兄弟。父母殁了和哥嫂一起过。大马勺孩子多，困难，回勺三十多了也没给娶上老婆。回勺的个子不高，横粗，车轴汉子。大马勺忙不过来的时候，总叫回勺搭帮手。酒喝工夫长了，菜凉了，坐席的扯着脖

子向厨房嚷“回回勺，大师傅受累给回回勺”“回啥勺，下悠菜还没地儿凑呢。”不添，凉了，给热一下子。”大马勺手占着，忙不过来，一边干活儿一边叫他兄弟“回勺，去给那桌回回勺。”

要热的菜，被回勺端回，墙旮旯小炉子上热，叮叮当当，一通忙活，热好端上桌。大伙看回勺耷拉个脸，为求个和气，特意逗他“回勺，这么跟着忙活，你哥咋不给说个媳妇？”你嫂子对你好不，你哥不在，她让你回勺不？回勺嘴笨，不会玩笑，吭哧半天整不出一句儿，一赌气，勺子往锅台一甩，蹲一边儿抽烟儿去了。

喝着喝着，脸红了，头也沉了，舌头都大了，长在自己嘴里，愣是不听使唤，噜噜半天也没听出来个数。翘翘翘超下了桌，扳着门框往外挪，大门街撞见老婆孩子，女人一边嘟囔，一边和孩子架着男人膀子往家走。

近晌午，三悠席下来，客人陆续走了。刘铁嘴儿领着落忙的凑一桌，大马勺把菜拼齐整，最后上桌，被推让到炕里。

酒越喝越顺溜，话越唠越多。大马勺有点喝上头了，湿毛巾揩一把脸，带着醉意比划着回勺“跟着我这个没用的哥哥，唉，苦了俺兄弟。”大伙劝上一阵，又喝几杯，各回各家了。

人客都走了，父亲清点桌凳，和二哥往回送。

母亲在外屋忙碌，把剩菜混着倒进二缸，留了大烩菜，搬仓房里冻上，过年吃。

猪喝着槽子里的油泔水，狗站在墙角啃骨头，猫趴在炕脚底下嚼鱼刺，大公鸡也领一群母鸡在当院里撒着欢找食儿。

大马勺几十年灶台熏着，到老儿，落了病，一闻油烟就咳嗽。小勺子接了他的班。小勺子的书没念几本，脑袋瓜挺灵，接过这门家传手艺，想着法变着样地倒饬，置办了喜棚桌凳盘子碗，雇了一个上灶师傅两个配菜的，外搭三个服务员。大马勺去了知宾一角，全家一套班子，不用外挂东西请别人，挣了都是家里的。钱也不贵，两千多一场，现在这行情，多花五七八百的没人在乎，更有图省事的，连让小勺子开菜单都省了，东家点菜，小勺子置办，静等现成的。

大马勺还活着，除非至亲至近做宴，再也不乐意抛头露面。街上走走，暖地坐坐。偶尔播开电视瞧瞧里头的烹饪节目。沙爹酱烤培根，那些新鲜玩意让大马勺觉着有意思——那是不愁吃喝之后，大马勺生活里唯一不多的一点意思。“妈的，生的不是时候不是地儿，换个，躲开这脚踩地界活一回，咱也能在大饭店子里弄个厨主还是主厨当当！”——甭管是对着空了的酒杯，湖上的茶杯，也甭管是对着窗外头连天遍野的大烟儿炮，还是回春忽然高蓝起来的天，有人声大，没人儿声儿小点儿，总以自己能听见为宜。颠来倒去，大马勺总是磨叨那句话。越说越觉着有理，不说，让他感觉身边的日子发空了些抓挠物。其情形，有点如炒锅上了火眼儿，火苗子一舌一舌舔着锅帮儿起了蓝烟儿，眼目间没有要炒的东西，烘脸干啦憋得慌。

回勺是大马勺的兄弟。父母殁了和哥嫂一起过。大马勺孩子多，困难，回勺三十多了也没给娶上老婆。回勺的个子不高，横粗，车轴汉子。大马勺忙不过来的时候，总叫回勺搭帮手。酒喝工夫长了，菜凉了，坐席的扯着脖

子向厨房嚷“回回勺，大师傅受累给回回勺”“回啥勺，下悠菜还没地儿凑呢。”不添，凉了，给热一下子。”大马勺手占着，忙不过来，一边干活儿一边叫他兄弟“回勺，去给那桌回回勺。”

要热的菜，被回勺端回，墙旮旯小炉子上热，叮叮当当，一通忙活，热好端上桌。大伙看回勺耷拉个脸，为求个和气，特意逗他“回勺，这么跟着忙活，你哥咋不给说个媳妇？”你嫂子对你好不，你哥不在，她让你回勺不？回勺嘴笨，不会玩笑，吭哧半天整不出一句儿，一赌气，勺子往锅台一甩，蹲一边儿抽烟儿去了。

喝着喝着，脸红了，头也沉了，舌头都大了，长在自己嘴里，愣是不听使唤，噜噜半天也没听出来个数。翘翘超下了桌，扳着门框往外挪，大门街撞见老婆孩子，女人一边嘟囔，一边和孩子架着男人膀子往家走。

近晌午，三悠席下来，客人陆续走了。刘铁嘴儿领着落忙的凑一桌，大马勺把菜拼齐整，最后上桌，被推让到炕里。

酒越喝越顺溜，话越唠越多。大马勺有点喝上头了，湿毛巾揩一把脸，带着醉意比划着回勺“跟着我这个没用的哥哥，唉，苦了俺兄弟。”大伙劝上一阵，又喝几杯，各回各家了。

人客都走了，父亲清点桌凳，和二哥往回送。

母亲在外屋忙碌，把剩菜混着倒进二缸，留了大烩菜，搬仓房里冻上，过年吃。

猪喝着槽子里的油泔水，狗站在墙角啃骨头，猫趴在炕脚底下嚼鱼刺，大公鸡也领一群母鸡在当院里撒着欢找食儿。

大马勺几十年灶台熏着，到老儿，落了病，一闻油烟就咳嗽。小勺子接了他的班。小勺子的书没念几本，脑袋瓜挺灵，接过这门家传手艺，想着法变着样地倒饬，置办了喜棚桌凳盘子碗，雇了一个上灶师傅两个配菜的，外搭三个服务员。大马勺去了知宾一角，全家一套班子，不用外挂东西请别人，挣了都是家里的。钱也不贵，两千多一场，现在这行情，多花五七八百的没人在乎，更有图省事的，连让小勺子开菜单都省了，东家点菜，小勺子置办，静等现成的。

大马勺还活着，除非至亲至近做宴，再也不乐意抛头露面。街上走走，暖地坐坐。偶尔播开电视瞧瞧里头的烹饪节目。沙爹酱烤培根，那些新鲜玩意让大马勺觉着有意思——那是不愁吃喝之后，大马勺生活里唯一不多的一点意思。“妈的，生的不是时候不是地儿，换个，躲开这脚踩地界活一回，咱也能在大饭店子里弄个厨主还是主厨当当！”——甭管是对着空了的酒杯，湖上的茶杯，也甭管是对着窗外头连天遍野的大烟儿炮，还是回春忽然高蓝起来的天，有人声大，没人儿声儿小点儿，总以自己能听见为宜。颠来倒去，大马勺总是磨叨那句话。越说越觉着有理，不说，让他感觉身边的日子发空了些抓挠物。其情形，有点如炒锅上了火眼儿，火苗子一舌一舌舔着锅帮儿起了蓝烟儿，眼目间没有要炒的东西，烘脸干啦憋得慌。

回勺是大马勺的兄弟。父母殁了和哥嫂一起过。大马勺孩子多，困难，回勺三十多了也没给娶上老婆。回勺的个子不高，横粗，车轴汉子。大马勺忙不过来的时候，总叫回勺搭帮手。酒喝工夫长了，菜凉了，坐席的扯着脖

子向厨房嚷“回回勺，大师傅受累给回回勺”“回啥勺，下悠菜还没地儿凑呢。”不添，凉了，给热一下子。”大马勺手占着，忙不过来，一边干活儿一边叫他兄弟“回勺，去给那桌回回勺。”

要热的菜，被回勺端回，墙旮旯小炉子上热，叮叮当当，一通忙活，热好端上桌。大伙看回勺耷拉个脸，为求个和气，特意逗他“回勺，这么跟着忙活，你哥咋不给说个媳妇？”你嫂子对你好不，你哥不在，她让你回勺不？回勺嘴笨，不会玩笑，吭哧半天整不出一句儿，一赌气，勺子往锅台一甩，蹲一边儿抽烟儿去了。

却“沧桑”出一份惊艳——那种“古色”之美，该是如何醉人啊！

这些年，工作之余，大部分时间我就用来读书，累了，则读画，举凡中国画、西洋画，我都读，然则最喜欢的，还是传统的中国画。无论今天的印刷技术怎样好，印出的古画，都呈现出一种“古色”的情韵。

真好，底色酱红、暗红、淡红，或者灰黄、暗青，都好，都有一种陈旧的、日子煮熟了的感觉。人物，宽衣博带，楚楚带古风，风景，或萧疏，或渺远，或远山一点小船一只，或策驴而行，或江岸垂钓……无不呈现古人之情调。一页一页地翻阅着，与古人游，就仿佛在时间的巷道中行走，愈走愈深，愈走愈古——你，在“古色”中，向历史的原点回归，向生命

的原点回归。

其实，大自然中的种种景象，也有“古色”之美。晨曦霞光、暮色苍茫，远山如黛、逝水茫茫，枯木寒林、墓碑摩崖，如此种种，无不如此。“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”；“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；风景“古色”中，有秦皇汉武，有形而上的生命思考。

“古色”之美，是内敛的、深沉的、历史的、情感的，也是风景的、风情的。

回勺是大马勺的兄弟。父母殁了和哥嫂一起过。大马勺孩子多，困难，回勺三十多了也没给娶上老婆。回勺的个子不高，横粗，车轴汉子。大马勺忙不过来的时候，总叫回勺搭帮手。酒喝工夫长了，菜凉了，坐席的扯着脖

桃花物语（外二章）

□关福财

万朵桃花是阳光的微笑、春风的舞蹈、岁月的妖娆。

即使花期短暂，也要擎举耀眼的绚烂。每一次怒放都是风雨中的不屈不挠，翻越一阶一阶乍暖还寒，展现出的是向生的勇敢和尚美的崇高。

面对花海的炽烈，我的目光无处躲闪。总会有一朵花为你推开一扇久违的门，通往前方明亮的日子。岁月终究要把温暖和美好全部归还给春天。

我的春天需要从打磨文字开始，一粒粒反复精挑细选，植入万顷心田。渴望这些文字能够拥抱土地和雨露，长成北方最常见的颜值谷子、怀揣理想的玉米和燃烧如炬的高粱，他们是大地的风骨和季节的诺言。

当那一缕料峭还在初春上演寂寞灵魂的狂欢，那就让我先做春天芬芳而柔软的内心吧，以一朵桃花的羞涩低声吟唱这风风雨雨的人间。

时光如河、天地不老。众生与尘世是这片桃花的两岸。

心憩芳园

请许我开辟一片芳园，在心灵深处，阡陌几条，良田数亩。

院落不筑高墙，只有一道疏篱；草房数间，只用于挡风遮雨。

家禽数只，绝不豢养摇尾伤人的恶犬。

不栽种带刺的蒺藜、盘绕的藤，只种植梅和竹。梅可以不开花二度，但必须风骨脱俗，竹可以不耸入云端，但必须虚怀若谷。

最好有一条溪水从门前缓缓慢慢



垂丝海棠

李陶 摄

小人小马小刀枪

□徐玉向

一根粗铁丝，老虎钳子截了十五公分长，在距前端三分分之处，反复扭曲后再加热砸扁，最前端截成蛇信子一般的开口，磨刀石上磨出刃即成型，照例在枪头下面系上一小把旧红绳。

最失败的是关云长的大刀。粗铁丝前端砸扁后宽度不够，铁钉宽度够但长度不够，若将两个结合起来又没电焊。再说，铁匠铺里的电焊都是接粗笨的大家伙，我这小玩意儿他们的技术行吗？别两下子焊残了。

炉子里加热，将两者硬往一处砸，反复试验了几次也没弄成。最后，将一枚最长的铁钉截去铁帽，留出手柄后全部弯个弧形再砸扁，磨刀石上开刃后成了砍刀。不久用粗铁丝加工了一面唐代朴刀模样的家伙。

一套兵器齐全之后，院子即是阵地，小板凳就是战马，左手右手矛相互砍杀。直到大人们吆喝“不要再玩了，鸡都不敢回窝了”才草草收兵，唯有落日的余晖将童年的身影拉得好长好长。

第二件是刘玄德的双股剑。材料是两根大小一样的铁钉，长约七八公分。炉子中加热后，将钉帽砸扁当剑柄。沿剑柄前一公分处到铁钉前端砸扁当剑身，最后将两边磨出刃。

燕人张翼德的丈八蛇矛虽然有些难度，最后也做好了。材料就是